

岁月留痕

做采购的奇遇

郭振亚

我这做过采购的,如果不把遇到过的成群结队的虱子写出来,恐怕我们的后人即便翻阅这段历史,也难见到如此“景观”。

和几个年轻朋友聊天。他们问我,除了报纸编辑之外这一生都干过哪些工作?我回答说,我在工厂做过教师,还做过采购……

噢!你干过采购?是的,因为不想当“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嘛。这是极左时期的时髦口号。所以,我就“走后门”,通过工厂里有权有势的学生家长,调到了供销科,做了一名走南闯北的采购员,由教育工作,转入了经济战线。

说到采购员,一下子激起了年轻朋友的好奇心。他们说,我们只知道计划经济是“紧缺经济”,“供小于求”,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买布,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粮,要粮票;即使买一盒火柴,也要火柴票……缺吃少穿饿肚子。你当采购,天南海北到处跑,一定有许许多多说不尽道不完的奇遇,请你讲一点儿,让我们的耳朵享受享受。

好,我就先说说虱子吧。

当时,我所在的工厂,叫国营化学纤维厂。其现代化程度,算得上是高的了。它所需要的一切生产原料,统统报请“中国纺织部”。就说木材吧,工厂需要多少吨,得报到纺织部,然后,由纺织部和中国林业部协商,林业部再把计划下达到下面的某一个林业局,林业局再下达到某林场……

我是那一年的10月份当上

采购的。已经到了四季度,可是黑龙江某林场迟迟不把计划内的木材运来。一旦拖到来年元月份,这“计划”就泡汤了、作废了。于是,供销科长命令我,马上到东北去催讨木材,让他们按计划给我们发货。

坐上火车到了哈尔滨,凭介绍信,走进一家“地方国营”旅社。到房间掀开被子一看,几只胖乎乎的虱子正在蠕动,顿时让我感到恶心:“你们的旅社怎么会有这么多虱子呀?”服务员则理直气壮地回答:“哪家旅社能没有虱子?”

“哪家旅社能没有虱子?”这句话,从修辞学上说,叫做反问法。它是以反问的形式表示肯定,即所有的旅社统统都是有虱子的。有虱子,是正常现象;如果没有虱子,那倒成了反常现象。

我不相信他们的鬼话。哈尔滨号称“东方的莫斯科”,它是1946年解放的,为革命做出过更大贡献。这么美好的城市,绝对不会没有“没虱子的”旅社存在。

我又找了四五家旅社,信心彻底破灭,果然是“哪家旅社没有虱子”!走进房间不用翻被子,枕头下面就能看到胖乎乎的虱子……

正当我无可奈何地坐在凳子上发愁的时候,来了一位“高人”——老采购。他说,他有对付虱子的高招:当你上床睡

觉之时,先把一张凳子放在屋子中间,然后,赤条条地脱掉所有衣服,包括裤头、背心,把它们统统放在这远离床铺的凳子之上。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拿起一把扫床用的小扫帚,把自己浑身扫几遍,从头顶扫到脚尖。确定身上没有虱子了,再穿衣服。这样,起码可以避免虱子白天咬人,另外,可以避免把虱子带回家里。对如此高招,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这经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脑子里固有的,是吃了好多“堑”,才长出了这一“智”。由此可见,“哪家旅社没虱子”,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

我这做过采购的,如果不把遇到过的成群结队的虱子写出来,恐怕我们的后人即便翻阅这段历史,也难见到如此“景观”。这将成为一种遗憾。

至于催讨木材,限于文章的篇幅,我就不多说了。一句话,在东北三个月,没有要来一片木材。为什么?虽然三天两头去找林场场长,他总是一句话:有木材,但火车站没车皮,再等等……等到了年底,计划终于

作废。科长也无可奈何地通知我,空手回来吧。

或曰,旅社居然有那么多的虱子,他们的工作人员是干什么吃的?这是严重失职。要说原因,其实很简单,计划经济违背了市场规律。大锅饭、铁饭碗,没有竞争机制,不存在优胜劣汰,干好干坏一个样。在这样的大环境里,谁还愿意多出力气?就拿旅社来说吧,当时都是国营,根本不允个个体或私营的存在,因为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早已被全部割除。所以,旅社在当时也是供小于求,你爱住不住,不住还有别人住,即使都不住,闲置下来,旅社的工作人员工资照发。是铁饭碗让他们变得一个比一个懒惰,所以,才出现了虱子的“浩浩荡荡”。

现在,有些人还在怀念计划经济,倘若他们被大堆的虱子咬上一夜,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改变观念?

市场经济使我们有了今天的繁荣,使我们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闭关锁国、缺乏生气的僵化之路,绝对不能再走。那是死路一条。

新鲜影评

看到了一种“杂草”精神

雷晓丽

1942年,世界很忙:美、英、法等国忙着反法西斯,齐心协力对付德国;日本忙着实行军国主义扩张,集中兵力侵略中国;中国忙着定国安邦,摆脱内外交困的尴尬……这里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关乎未来世界的命运,使得每一位国家领导人都不得疏忽大意,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河南人民的流离颠沛、艰难竭蹶、妻离子散也只能算是“小事一桩”。但冯小刚偏偏选中了这不足挂齿之小事,筹备近20年拍摄《一九四二》,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生活在阳光大道、不知饥饿为何物的我们展示那段“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的岁月。其用意何在?——唯铭记与醒悟是也!

整部影片犹如一段时间很长的特写,把1942年发生在河南,蒋介石政府不以为意、漠不关心、视若无睹的灾荒事件清晰有序、炯若观火般展示在观众面前。范老东家一家、瞎鹿一家在举家逃荒途中遭遇的枪林弹雨、饥饿难耐、生离死别串起了整部影片,这似乎与冯小刚前几年拍摄的灾难片《唐山大地震》无异——都是以小家庭的悲欢离合来讲述整个灾难历程。但是,看过《一九四二》的观众,肯定没有看《唐山大地震》时的多情。这两部影片虽然同是灾难片,出自同一位导演之手,但给人的感觉却大相径庭:你可以在感动与温情中看完《唐山大地震》,但只能在冷静与客观中品味《一九四二》。这对于导演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与跨越,可以说,冯小刚是一位为电影而生的导演,他的每一部电影都能让人心醉神迷,心折首肯,《一九四二》更是如此。整部影片毫不煽情、做作,没有情爱因素的掺杂,没有广告的植入,就像刘震云的原著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为了追逐真实的1942年而四处打探、搜集一样,冯小刚的影片亦是力求再现真实的1942:花枝为了几升粮食而不得不忍受少东家的调戏,后来更是卖掉自己;瞎鹿因抢一块驴肉而命丧黄泉;老东家的儿媳为了让儿子活活活死,伙夫老马为了活命而甘愿忍受日军的凌辱……所有的生离死别、惨雨愁云,片中人物都淡然处之,在一张张由于饥肠辘辘而面如死灰的脸孔上似毫无哀戚之情,影片采用的那种孤单寂寞的灰暗色调更是为那一抹淡然增添了几分沉痛。如果说《唐山大地震》攫取的是女性的眼泪,那么,《一九四二》获得的将是全部观众对历史的追忆与铭记。

历史须铭记,亦须从中醒悟。“在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区,狗比人舒服,这里是狗的世界。”从刘震云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河南灾情之严重,冯小刚的影片更是让这种感受有增无减。但狗吃的仅是死人而已,在此大肆屠杀、狂轰滥炸的日本军队,其所作所为为狗的横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杀活人的日本军队与吃死人的狗相比是不是狗彘不若?!

《一九四二》完成的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追忆,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但冯小刚并未直接把影片提升到深奥的哲理层面,反而是让每一位观众都能看懂,无关知识、信仰之差异,且当你细细品味之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感便会不请自来。可以说片中的每个重要人物都代表一种精神:瞎鹿为了给病重的母亲抓药宁愿卖掉亲生女儿,星星在逃荒途中由一个不懂事的地主小姐变为卖身换粮养活父亲的孝顺闺女,花枝为了儿女可以卖掉自己,拴柱为了履行对花枝的承诺而从火车上跳下寻找丢失的儿女……河南之所以会走出灾荒,渡过难关,难道是因为政府大张旗鼓的救济吗?不,是这些普通老百姓的自身美德!而且,笔者认为,最值得我们幡然醒悟的是张国立饰演的范老东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始终心怀希望的“杂草”精神。

域外笔记

欧洲行走散记

刘小湘

坐在前排的情侣看上去是很有修养的人,男士穿着绿色条纹衬衫,女士上身穿黑色无袖背心,下着一袭红裙,精心修剪的中长发懒散地用发箍拢向后面。两个人都是三十多岁,男士的左手臂自在地搭在女士肩上,他们不时轻吻一下对方,看上去恩爱得很。我注意到男士的手指,一枚指环戴在左手无名指上,或许他们是新婚夫妇,所以才会这样情不自禁地彼此流露爱意。

舞娘正在舞台上激情四溢地舞动着,男舞者坐在她的右后方,双手击掌打着拍子。歌者长得很像Desperate housewives里的Carlos,也坐在舞娘后方,唱着苍劲有力却有点悲凉的调子。吉他手手指翻飞,我从未亲眼见过能弹吉他得像琵琶一样的人,内心充满了敬佩。这是我第一次看弗朗明戈,之前那些宣传海报,总觉得奇怪,为什么男女舞者的面目都无比狰狞,仿佛内心被巨大的悲愤折磨着、拧绞着。而现在坐在这里,我感受到的却是无比的震撼,舞娘身着一袭黑红相间的长裙,我们却仍能看到掩盖在裙子下面的一双腿脚快速地撞击着地面,舞台发出轰隆隆的响声,真的,像雷鸣一样,台下的观众也跟着,由内而外地震颤。

跳着舞的时候,她是全场女人里最美的一个。我坐在那儿看得目瞪口呆,完全无法把视线从舞娘的身上挪开。移动着左腿,用小腿去碰碰手里拎着的相机,果然还在往下滴水。应该是报废了,一整瓶的矿泉水倒在我的防水包里,泡了十来分钟,发现时救出来的除了钱包、护照和大家回马德里的车票,就没别的了,地图泡得烂

透,相机拿出来时流水像小河一样,让我傻了眼。我只能安慰自己,好在之前拍的照片都在存储卡里,回家还可以导出,至于相机,就看它的造化了。

这一天上午我们去了皇家骑士俱乐部斗牛场,塞维利亚的太阳快把我晒化了,我和其他几个游客坐在露天看台上,听讲解员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介绍它的历史和构造。好不容易讲完了,逃似的顺着台阶飞奔到内部去。墙的高处嵌着好几个牛头,我开始不知它们是真是假,讲解员说这些全是在这里被杀死的牛,说左边那只19世纪的重400公斤,右边那只21世纪的重600公斤,不知道为什么过去的牛要比现在的苗条瘦弱。斗牛士仿佛也是一样,展厅里两个玻璃柜陈列着两套斗牛士的战袍,小小一件看上去完全是小学毕业生的尺寸。玻璃柜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斗牛士画像,画中的男子孤傲秀美而忧郁,画师精湛的技法通过线条和神情的描绘让他流露出不可一世的精神。他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好的斗牛士,14岁开始斗牛生涯,25岁死在该地的斗牛场上,成为数百年来死在这里的三位斗牛士之一。他是上世纪初的人,我看着他画像却禁不住地心动。斗牛这项极能展现雄性魅力的运动,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是被禁止的,在安达卢西亚仍然存在,现在每周的周日,Sevilla的皇家骑士俱乐部斗牛场仍然会有斗牛表演,每年的四月是旺季,表演每日不断,一票难求。我们来得不是时候,也停留不了那么久,没办法等到周日亲眼目睹血染的风采。



Arisa是我在青旅认识的日本姑娘,棕色微卷短发,薄薄的齐刘海,古铜色皮肤。她说她用4个月的假期来欧洲旅行,旅途从马耳他开始,已去过意大利,我们在西班牙遇见时,她还有几日就要飞往巴黎。她说她几年前看过斗牛表演,因为表演过分血腥,她从此就只吃素食,成了vegetarian。她的英语讲得不好,我们的沟通常常卡住,结果,我离开塞维利亚的前一夜,她竟找了个日本男生Mei来做我们的翻译。我们一起用她的相机拍了鬼脸照片,互相加了Facebook,在她的页面上我看到旅行的各种图片记录,充满生机。

这一路上,塞维利亚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好的,里斯本也是好的,辛特拉是与众不同的旅游景点,巴塞罗那热闹非凡,马德里目前对我来说只是飞机的中转站,所以我还会再去的,里

斯本,塞维利亚、马德里。

走在里斯本老城区昏黄的石子路上,道路旁偶尔会开着几家小店,是国内小城镇上每条街都有的小卖部的样子,灯光昏暗,坐在里面的店家衣衫陈旧,满面油光,商品也是不多的日用百货,价格合理,童叟无欺。夜里我们去买水、买牙膏,店门口常常停留着几个游手好闲的男子,似是店家的朋友,我们几个女生有时看到他们的模样吓得匆匆行过不敢回头,有时进去选购货物他们也并无骚扰搭讪,想想大概也只是和蔼的居民罢了。我很喜欢里斯本,老城区的建筑虽然破旧却别有一番风味,有的建筑上涂着一格一格的蓝色黄色相间花样,那是很值得欣赏的图案。里斯本有海,像青岛一样,我们走到海边吹着海风,几个内陆城市来的女孩子兴奋起来,不停地拍照留下值得纪念的影像。

编辑:孔昕

邮箱:kongxin3057@163.com